

美中分團報告

夏成銘

一、美中分團報導：

近年來，中國大陸來美的留學生人數不斷增長，已成為美國許多大學校園內國外學生之主力。美中分團由 2016 年起，將在芝加哥、亞特蘭大、及達拉斯三地，支持並參與校園內對中國留學生的福傳，做為分團主要之青年工作項目。

（一）芝加哥小組：

小姜神父去年底來訪芝城，拜訪了 Loyola 大學校長，邀請我們參與由校長室贊助下成立的一個中國留學生查經班，現在有幾個從國內來芝城進修的神父和修女們帶領做聖經和信仰分享，美中分團已參與贊助每月 1~2 次的聚會，並邀請帶領的神父修女們參加分團聚會和區團年會，及基督活力運動研習營。

Loyola Chinese Bible Study Group



吉林教區來的白神父（中間站立者）帶領聖經分享

交流无止境



馮修女（中間站立穿綠色夾克主持人）帶領信仰分享

（二）亞特蘭大小組：



治明和燕萍邀約基督服務團的第二代與大陸留學生，訪問學人聚餐共融。第一排最右邊是高 LuLu 的姪女鄭多多；目前在喬治亞理工學院建築系訪問。



美中分團在 Atlanta 的團友們年初聚會，總結研讀《大風》、《蠟柱》和《風起雲湧》的心得。
從左到右：治明，文友，春英，憫英，燕萍，國城。



最小的服務團團友孔唯也過第一個復活節。從左到右：治明，唯也和爸爸德璋，媽媽莉安，姑媽德璇。德璇快結束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的第一年。暑假期間要和姐姐參加在波蘭舉行的世界天主教青年周的活動；然後回台灣探訪父母令堅和海珊。

二、莫讓青史盡成灰

導讀何文友大哥大作〈談在越南建聖心高中往事〉 鄭治明

去年年底美中分團在 Atlanta 的團友聚會，為執行總團決議，最後一次分享研讀有關鄭爵銘神父的三本書（《大風》、《風起雲湧》和《蠟柱》）的心得。在歡談中，文友大哥提起過去在越南籌辦從幼稚園到高中的往事，非常有意思。我建議他把這段歷史寫出來，和大家分享。他起初認為那是因時局變化後，功虧一簣的陳年往事，早已煙消雲散，不值得一提。我不以為然，苦心勸說，請他一揮大筆。理由有二：首先，我以為服務團強調的「出類拔萃」就是充分發揮天主賜給我們的智慧、能力、機會、資源，淋漓盡致地活出自己的理想。至於是否成功，不是那麼重要。天主有祂的時間，祂的計劃。天主看重的是我們依靠著祂，把理想付諸行動；至於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以什麼方式實現由祂來決定。天主已將發善心，有理想，而且努力去奮鬥的人的名字記在天上了。其次，我們一生當中都經歷過許多好人好事；都有過愛與被愛的經驗：拉人一把，陪伴一程，慷慨相助---- 時過境遷，物轉星移，當事人（可能是自己，可能是別人）多半已淡忘了。可是對被幫助的人來說，那可能是人生去向的關鍵，是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的轉折點！

文友兄曾經與溫天錫兄一起創辦，主持「自由太平洋協會」的「自由太平洋英文書院」及同名的高級中學。60 年代印尼瘋狂排華，關閉華校；台灣政府利用美援項目接受高中畢業生回國就讀大學。像饒垣城、丘林華、沈新梅、傅燕萍等人就從印尼來台升學。在僑生先修班成立以前，沒有完成高中學業的同學就銜接不上，無法赴台念大學。所以鄭爵銘神父特別安排周愈營、周強國、劉雲珊、葉鼎翔到自由太平洋英文書院就讀，獲得高中文憑後，分別到德國和台灣的大學進修深造。附上當年照片一張懷舊一下：

這一段故事可以和文友大哥的文章連接起來。請大家欣賞！



前排自右起為溫天錫、鄭神父、張必剛神父、
劉雲珊； 後排自右起為何文友、周愈營、周強國及葉鼎祥。

2015 年底北美區團中部分團團長治明兄弟為完成其任內最後一項工作對研讀紀念鄭神父《蠟柱》一書的心得，召集在亞特蘭大的同道們一次聚會，後因他讀了我是年春印支之行一文提及越南堤岸聖方濟各堂，在共黨控制南越前曾建成一間高級中學一事，希望我能將當時建校及培育華裔青年的計劃作一回述，我以一切已成泡影，回述亦是空談，但他堅持要我做，只好勉為其難。

任何事的發生都有其歷史背景，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是我教會石破天荒的大變動年代，教會的禮儀改革，使其本土化，真是驚天動地的大事。教會最低層堂區的本堂主任神父首先著手進行的就是依照新的教會憲章組織堂區議會，邀請一批有代表性的教友商討協助堂區的發展及管理事宜，此事的首要任務就是起草一份堂區議會章程，作為處理事情的法理根據，為了這份章程大家確實花了不少推敲時間，最後還要得到當時西貢總主教的批准而付諸施行。這份歷史性文件曾在台灣的教會刊物發表，引起很大的反響。堂區議會終於召開了，本人不才，被推舉為主席，於是與各位堂區神長研討堂區的發展與改進，其中最熱心的是堂區的主任黎和樂神父及副主任陳達明神父，他們兩位的重點，前者認定教育新生代是未來傳報福音的助力所在，後者則以為堂區教友間的溝通是團結教友互通聲氣的不二法門，這為適應未來新情勢可能的變化，做未雨綢繆的準備，這就是擴建聖心小學為高級中學的起因。至於為團結教友及增加教友間的溝通，我建議將堂區劃分為若干小區，由本堂區各位神長定期在各小區將彌撒聖祭在不同的教友家庭舉行，讓大家親身體驗參與聖祭的實質意義，這實在是前所未有的創舉。在以前彌撒聖祭是用拉丁文，教友不明白神父唸些甚麼，現在卻可對答如流，親切體認耶穌在最後晚餐所言所行的真諦，教友們真是首次徹底明白神父舉行聖祭的內含。

擴建聖心小學為高級中學的問題，基本上是經費及辦學的計劃，場地就是聖心小學原址，經過周詳的設計，從幼兒園至高中三都有充份的空間實現建校的計劃，經費方面，堂區本身是無能為力的，但在當時西德的天主教會有一個組織，專給世界各地社團只要能提出具體計劃，經該組織派人查實，就可得到援助。所以，建校計劃很快成為事實，一座四層樓高大廈，矗立在聖方濟各堂的左側，聖心高級中學的大字招牌高高的掛在上面，真是威風八面。隨即在新的年度招生上課，前後維持三學年左右，直至共黨控制南越而停辦。當我於 2015 年春四十年後重遊故城，聖方濟各堂及該四層樓高的大廈依然存在，只是中間多了一道高牆，真是令人惋惜！想當年為實現有計劃地培育當地有志向學的青年，我們與時任校長的陳達明神父真的研究過一套能讓任何一位學生畢業後有一技之長容易謀生，進一步誰想回台升學，有足夠的學識，通過僑生入學考試，這是那個年代海外青年最為頭痛的問題。

南越的首府西貢（現改稱胡志明市）是一個商業社會，任何行業都離不開商場上行爲，任何人步入社會就必需知道多方面的知識，如果事先有些準備，一定有很大的幫助。由於華人在越南始終掌握當地的經濟牛耳，為華裔子弟培育英才才是我們辦學的最大目標，所以我們在編排課程時所有功課越南文有的，就不在中英文課程中重覆，反正他們需要學習好越南文，這樣一來，學生就可利用空出來的時間，學習更多的課程。按照當時教育部規定，每星期上課五天，共二十四節，我們則照國內習慣，一週上課五天半，共三十六小時，在時間上說，真是海闊天空；施展培育英才的抱負，在商業知識方面，我們前往越南國家銀行、外匯局、或在當地的中交兩行，領取各種實用的表格，教導學生如何辦理申請手續，有時邀請有經驗的會計人士給學生們講解納稅有關的知識，許許多多的生意經都不是當地學校學生能學習到的知識，我們這樣做很受許多學生家長的歡迎。有關中文教學方面，我們花了更多時間尋找更有效的方法讓學生們對中國文史有更充實的基礎，特別在僑生回台升學（那時海外華裔青年根本無法回去大陸升學）有更充足的準備，我們參考台北方面編印的僑生回台升學考試資料，有計劃的安排學生從初中一至高中三的十二個學期，每學期熟讀多少篇文言文及詩詞，有系統地介紹中國的歷史，把歷史上一些特別重大事件加以特別的說明，使學生們對中國文化有比較完整的概念。這些教學目標我們曾付諸實施，只是時不我予，共黨控制了南越，這個夢想成為泡影，留作一個歷史的回憶。回想起來，亦很有趣，這間學校多多少少與我們敬愛的鄭爵銘神父有些關係，1949年一群追隨他的學生流亡逃至越南，得到當時該堂區神長同意，接管了這家小學，易名為聖心小學，不意在廿多年後，又是曾經追隨鄭神父的學生參與將這家學校擴建成巍峨高級中學，卻不幸因局勢變化而化作烏有，真是天不從人願，奈何！奈何！

如果真的要談鄭爵銘神父的學生去越南辦學的話，那就不只這一間了，諸如溫天錫同道在主持越南自由太平洋協會時，那兩間規模宏大的「自由太平洋英文書院」及同名的高級中學，都是一時著名學府，如果加上熱熱鬧鬧的夜學部，那就更為可觀了，許多年後有時仍有人以能在該兩校接受教育引以為榮，聞之令人感到欣慰，辛苦忙碌是有價值的。